

《淨土集》。尊敬的周老師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經本，《草堂集》二百零四頁最後一行，我們從二十三這段看起。

【二十三。按推算干支。或奇驗。或全不驗。或半驗半不驗。余嘗於聞見最確者。反覆深思。八字貴賤貧富。特大概如是。其間乘除盈縮。略有異同。】

我們昨天學習到這一段。這一段的原文是「董文恪公為少司空時」，這個董文恪公，我們前面也看過，紀曉嵐先生在前面也提到過有幾次了。他擔任少司空，少司空就是工部侍郎，管國家營建工程的，也是很高的一個官位。「云昔在富陽村居」，富陽村是屬於浙江杭州這一帶的，「有村叟坐鄰家，聞讀書聲，曰：貴人也，請相見。諦觀再四，又問八字干支」。昔就是過去，他曾經住在富陽村這個地方。這個村上一個村叟，叟就是老人，聽到他讀書的聲音，聽到就來跟他講，曰：貴人也，說你是個貴人。請相見，就請他來見面，請村叟來見面。諦觀再四，諦觀就是很仔細的觀察。這個村叟又問董文恪公他的八字干支，就是問他哪一年生的，哪一月哪一日什麼時辰，這個就是一般算命的算八字天干地支。一般看相再算八字，都是連帶在一起。「沉思良久」，他在算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知道，村叟（這個老人）也很仔細的來給他推算。沉思良久，不是很快就跟他講，很仔細的推算他的命運。「曰：君命相皆一品」，他給他算說你的命將來都是當一品官。在清朝這個官列為九品，一品當然是最高的。但是這個一品、二品，九品官都有正一品

、從一品，正二品、從二品，正三品、從三品，正就是同樣是一品，但是還比較高一些，從就是比較低一些，所以它有分品級的，我們現在講階級的。九品以下的就沒有入品，像我們現在政府裡面科員這一類的就沒有入品。就給他算命，說你的命將來會做到一品的官。

「當某年得知縣，某年署大縣，某年實授，某年遷通判，某年遷知府，某年由知府遷布政，某年遷巡撫，某年遷總督，善自愛，他日知吾言不謬也。」這個老人給他算命，也給他講得很清楚，給他算得很清楚，就是你哪一年會當知縣，從知縣會一直當到總督。從比較低階的官一直往上提升，升官，官位也一直往上提升。從知縣提升到署大縣，知縣也是有大有小的，像大的縣、小的縣這就不一樣，像《了凡四訓》裡面講，孔先生給他算的命，他會到四川當一大尹，四川也是一個縣。後來遇到雲谷禪師給他開示，他懂得改造命運，所以他自己命運轉變了，後來孔先生算的就不準了。原來是到四川去當個小地方的縣長，後來他是當寶坻知縣。寶坻就是現在北京附近，屬於河北，寶坻知縣，等於是在京城附近的大縣。某年實授，某年遷通判，通判是掌管糧運的，對州府長官的一個監察責任。某年遷知府，知府就比知縣高，從四品的官。由知府遷布政，布政就更高了。某年遷巡撫，某年遷總督，巡撫跟總督都是在一個省，那個級別就是最高的行政官員。這個老人跟他講善自愛，也就是說他自己好好珍惜，跟他講以後你就知道我講的沒錯，的確是這樣。

「後不再見此叟」，後來就沒再見這個老人，沒有再看到這個村叟。「其言亦不驗」，後來他經過對照也不靈驗，他講那些官的名稱都不符合。「然細較生平」，但是他又回想，生平在官場當官到現在，就是回想這個老人算的，「則所謂知縣，乃由拔貢得戶部

七品官也」。戶部就是現在講財政部、經濟部這一類的，在戶部裡面當一個七品的官。知縣也是七品官，只是他官的職務不一樣，品級是相等的，但是職務不一樣。老人給他講知縣，不是當知縣，是在戶部裡面當個跟知縣同等品位的官員。「所謂調署大縣，乃庶吉士也」。庶吉士就像現在去實習，也比七品高一些。「所謂實授，乃編修也；所謂通判，乃中允也；所謂知府，乃侍讀學士也；所謂布政使，乃內閣學士也」。內閣學士也是從二品，布政使也是從二品。但是那個老人算的，講的官位職務，跟他實際上去擔任的官位職務是不一樣的，但是那個品級是一樣的、是相等的。他講的官位的名稱不一樣，擔任的職務也不一樣，但是品級是一樣的。「所謂巡撫，乃工部侍郎也」。巡撫跟工部侍郎也是職務不一樣，但是它的品級也是一樣的。

「品秩皆符」，品秩就是說品級的秩序，根據那個老人算的也都符合，但是職務不一樣。「其年亦皆符」，他說哪一年該做哪一品的官也都相符合，「特內外異途」，就是職務不一樣。「是其言驗而不驗」，你說他不準也算準，你說算準他講的又職務不同，驗而不驗。「不驗而驗」，也算靈驗，因為品位是一樣的，只是職務名稱跟他算的都不一樣。「惟未知總督如何」，回想前面都是相符，做到工部侍郎，但是後面最高的位置，給他算可以當總督，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升到總督去？「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，品秩仍符」。後來這個老人給他算的這一年他沒有當總督，但是被提拔到禮部尚書。禮部尚書跟總督它品級還是一樣，也是從一品，跟總督品級一樣。禮部尚書就是現在的教育部長，跟總督品級一樣，但是職務不一樣。品秩仍符，仍然是符合的，但是他算的職務的名稱都不一樣，不同。「按推算干支，或奇驗，或全不驗，或半驗半不驗」。有時候算得真的很準，有的人算得很準，有的人算的完全不準，或

者有一半靈驗一半不準。「余嘗於聞見最確者，反覆深思，八字貴賤貧富，特大概如是，其間乘除盈縮，略有異同。」八字他回想起來大概也是這樣，這個當中它還是有加減乘除，盈就是有增長，縮就是減少，這個大略也有不同、也有相同的。

下面他再講一段，一個實際上他看到的事情。「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與安州陳密山先生夫人，八字干支並同。小山先生官禮部侍郎，密山先生官貴州布政使，均二品也」，都是二品官，從二品，禮部侍郎等於是副部長，小山先生跟密山先生的官位都是二品。江蘇無錫鄒小山先生夫人，跟安州的陳密山先生夫人，她們八字都一樣。八字干支並同，就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所以八字一樣，她們先生的官位也一樣，都均二品。「論爵」，雖然是一樣，但是論職務，「布政不及侍郎之尊」，布政使在尊卑來講，沒有侍郎那麼尊貴，比較低一點。「論祿，則侍郎不及布政之厚」，論職務的尊卑，布政不及侍郎，侍郎比較高一些，但是論祿，實際上得到的奉祿，奉祿就是薪水，薪水布政比較多。在位階來講侍郎比較高一點，但是他的奉祿比較少；布政位階比較低一點，但是他的奉祿比較多。「互相補矣」，這樣計算起來也差不多，一個名位比較高一點，一個實際上收入比較多一點，這樣也差不多。

「二夫人並壽考」。這兩位夫人，小山先生跟密山先生的夫人，因為她們八字都一樣，壽考就是年紀都很大，往生的時候也壽終正寢，也很好走。五福之一，最後一福就是壽終考，人好死，好死就好生，叫壽考。但是，「陳夫人早寡」，陳夫人她先生比較早死，守寡的時間比較早。「然晚歲康強安樂」，但是她晚年身體很好，子孫也都很好，也很安樂。「鄒夫人白首齊眉」，跟她先生年紀差不多，先生沒有早死，白頭偕老。陳夫人她先生比較早走，她守寡比較早，鄒夫人跟她先生白首齊眉。「然晚歲喪明，家計亦薄」

，但是晚年眼睛瞎了，家裡收入也比較差一些。「又相補矣」，這樣比較起來也差不多，因為八字一樣又相補。「此或疑地有南北，時有初正也」。紀曉嵐先生講，疑就是他還是有一個疑惑，可能同樣那個時間生的，八字一樣，但是每個人生的地方不一樣，地有南北，在北方出生的跟南方出生的，時間一樣，地點不一樣，這個也有差別。時有初正，你是子時生的，就是剛好子時生的，譬如說晚上十一點子時，就剛好十一點生的，那都算子時；十二點是正子時，那也是子時。初、正當中或者後的時間，同樣是那個時辰，但是它還是有前後不一樣的，所以這個也是有一些差別。

紀曉嵐先生講，「余第六姪與奴子劉雲鵬，生時祇隔一牆，兩窗相對，兩兒並落蓐啼，非惟時同刻同，乃至分秒亦同。姪至十六歲而夭，奴子今尚在，豈非此命所賦之祿，只有此數。姪生長富貴，消耗先盡；奴子生長貧賤，消耗無多，祿尚未盡耶？盈虛消息，理固如斯，俟知命者更詳之。」紀曉嵐先生他寫到這裡，就講他第六個侄兒，與他奴才的兒子，以前當官的都有家奴，他家奴才的兒子叫劉雲鵬，跟他第六個侄子，他們出生的時間都一樣，同時出生，而且出生的地點只隔一牆，一道牆。因為就在他們家，他的奴才也是住在他們家，奴才的妻子生兒子，跟他的侄子，都是在他們這個大家族裡面，生的地方只隔一道牆，一個是奴才的兒子劉雲鵬，一個是他第六個侄子。同時生的，同時落地，兩窗相對，就在對面隔一道牆，生下來同時哭，分秒不差同時哭，非惟時同刻同，乃至分秒亦同。但是他這第六個侄子十六歲就死了，但是他奴才的兒子劉雲鵬還在，還沒死，還在。豈非此命所賦之祿，只有此數。他就說同時生的，八字都一樣，地點也一樣，命應該一樣，祿應該都一樣，只有此數，數都一樣。後來他自己也是想出一個道理，他說這個祿，同時生的應該他的祿都一樣，他就想到侄生長富貴，消耗先

盡。侄就是他第六個侄子，在他們家，他家族是當官的，地位跟那個奴才的兒子是不一樣的。當官的這個侄兒他就享福，吃的用的都比較好，當然比奴才的兒子好，就是享受這個福報。紀曉嵐先生他想，大概他這第六個侄子，生長在富貴，消耗先盡，福報享盡了。我們俗話講，所謂祿盡人亡，福報享盡人就死了。因為他的侄子生長在富貴人家，所以享福早，福報享完人就死了。所以在《沙彌律儀》蓮池大師訓沙彌，叫年輕的沙彌不要享福太早，享福早，壽命促，你很快就會死了，福報享盡了，祿盡人亡。奴子生長貧賤，消耗無多，奴才他享福不多，所以祿尚未盡耶，他祿還有。所以福報慢慢用，不要用得太快，那就是時間延長、壽命延長。如果我們知道這個道理，不要太享福，清苦一點，你壽命會延長。好像我們有錢，這個道理我們也可以想得出來，你現在有一百萬，你一年花光也可以，你十年花完也可以，或者你可以二十年、三十年再把它花完也可以。你慢慢用，是不是用的時間就比較長？不要一次用太多。紀曉嵐先生他雖然不是學佛，畢竟他還是有學問的，所以這些道理他還想得出來。的確讀書人有讀聖賢書，還是跟一般人不一樣，雖然沒學佛，但是他也懂這些道理。所以他這個分析評論也沒錯，符合經典佛講的。好，這段我們就先學到這裡。

這段我們有一個啟示，最具體的一部典籍就是《了凡四訓》，大家多讀《了凡四訓》，這個道理就會更清楚、更明瞭，自己懂得怎麼去改造自己的命運。你看，算命的算什麼時候你該當什麼，會什麼遭遇，了凡居士遇到孔先生的確是很高明的，給他算得都非常準。所謂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你會遭遇到什麼事情，一點點小事情都把它算出來，你今天去街上，會碰到一個人給你瞪一眼，都可以給你算出來。所以他提前升貢生被駁回，後來好像吃到九十一石五斗才出貢。因為提前七十幾石，好像就批准了，後來又被署

印楊公駁回。他以為這次孔先生這樁事情不準了，後來被駁回，又吃到九十一石五斗，還是孔先生算得很準。從他被人家算命算得很準，了凡先生他被算得很準，他遇到這個事情，他心中就沒有怨言。如果他沒有給孔先生算，他不知道自己的命是這樣的，你說被駁回他會不會怨恨那個官？會不會？會！我現在明明可以出貢，你把我駁回來。可以提升又被你駁回來，他會不會去埋怨給他駁回來的那個官？換作我們自己會不會？會。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我們不知道自己的命運。了凡居士他為什麼心很坦然？因為他知道命本來就這樣，早就被算定了，現在被駁回來也是應該的，因為時間還沒到，他要吃到九十一石五斗，所以他就不會怨天尤人。這個就是知道因果、知道命運的一個好處，不會怨天尤人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命，肯定會怨天尤人。你看，也是《了凡四訓·謙德之效》，張畏巖先生他考不上，他就大罵試官眯目，說眼睛瞎了，我的文章做得這麼好，竟然沒有給我錄取。後來他還是有善根、有福報，遇到道人給他指點，他才知道原來自己錯了。所以多讀《了凡四訓》，多了解命運，進一步了解因果，所謂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」，我們這一生的遭遇都是前生一個定數，定數當中有變數，我們這一生可以改變的。這一生特別遇到佛法的因緣，如理如法的修學，肯定可以改造命運，這個一點都沒有懷疑的。

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，請大家看《草堂集》二零五頁，第三行：

#### 【二十四。物之反常者為妖。】

我們現在在網路上也看到很多什麼樣奇奇怪怪的信息都有。『物』就是動物、植物，人事物如果反常就是妖魅。在《左傳》裡面講，「人棄常則妖興」。人如果沒有守五常，妖魔鬼怪都出現了。這個公案是「武清王慶坨曹氏廳柱，忽生牡丹二朵，一紫一碧，瓣

中脈絡如金絲，花葉葳蕤。」葳蕤就是枝葉下垂，草木很茂盛的樣子。「越七八日乃萎落，其根從柱而出，紋理相連，近柱二寸許，尚是枯木，以上乃漸青。先太夫人，曹氏甥也，小時親見之。咸曰瑞也，外祖雪峰先生曰：物之反常者為妖，何瑞之有！後曹氏亦式微矣。」武清就是現在天津市武清區，是天津的轄區。王慶坨曹氏廳柱，這是天津曹氏家居的一個地方，這個村叫王慶坨村，村的名稱叫王慶坨村。住在王慶坨村的曹氏這戶人家，它大廳的柱子忽然生了兩朵牡丹花，一朵紫色，一朵碧色，瓣中脈絡好像金絲，花葉也很茂盛。牡丹，你看這個大廳的柱子怎麼長出牡丹花出來？過了七、八天才萎落，兩朵牡丹花才枯萎掉。它的根從那個柱子長出來的。一般我們大廳的柱子怎麼會長花？紋理跟這個柱子相連，近柱二寸許，尚是枯木，這個柱子有兩寸多，那個木頭已經枯了，上面就比較青。

先太夫人，曹氏甥也。紀曉嵐先生的先太夫人，她是曹氏的外甥女，小時候她親自看到這個情形。大家看到這種情況都說這是個瑞相。他的外祖雪峰先生講，『物之反常者為妖』，他說這個東西正常它不會長這個花，大廳的柱子怎麼會長花？這反常，反常這是妖魅之相，何瑞之有！那是妖相，是不祥之兆，怎麼會是祥瑞之兆？後來這個曹氏家族亦式微，式微就是家道中落，後代就不好了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網路上有些東西，那不是祥瑞之兆。那天我看莊嚴的手機，看到好像四川還是什麼地方，大陸一隻牛生個小牛，好像麒麟又不像麒麟。牛應該生出來是牛，生出來怎麼牛又不像牛，說麒麟又不像麒麟。像這類的情況，這是植物，那是動物，凡是植物、動物，如果反常就是妖魅之相，不是瑞相，大家要知道這個道理。所以我們一個原則，如果是正常的，那是吉祥的；如果不正常，那是妖，就不吉祥。我們用這個原則去看，就可以判斷這些事物



它的吉凶。我們再看下面這一段：

【二十五。明鏡空空。故物無遁影。然一為妖氣所翳。尚失真形。況私情偏倚。先有所障者乎。】

【二十六。正心誠意。必先格物致知。】

這兩段同一個公案。這個公案是紀曉嵐的外祖，「外祖張雪峰先生」，他的外祖父張雪峰先生，「性高潔，書室中几硯精嚴，圖史整肅，恆鏽其戶，必親至乃開。院中花木翳如，莓苔綠縟，僮婢非奉使令，亦不敢輕踏一步。舅氏健亭公，年十一二時，乘外祖他出，私往院中樹下納涼。聞室內似有人行，疑外祖已先歸，屏息從窗隙窺之，見竹椅上坐一女子，靚妝如畫。椅對面一大鏡，高可五尺，鏡中之影，乃是一狐。懼弗敢動，竊窺所為，女子忽自見其影，急起繞鏡四圍呵之。鏡昏如霧，良久歸坐，鏡上呵跡亦漸消。再視其影，則亦一好女子矣。恐為所見，躡足而歸。」這一段是紀曉嵐先生講，他的外祖父張雪峰先生，他的性情很高潔，他的書房裡面，文房四寶都擺得很整齊，他的圖史，圖畫、書籍都很整肅，他的書房整理得非常嚴整。但是他那個門戶常常鎖著，平常都不開的，必須他自己親自去開。他這個書房周邊，書院當中花木翳如，也是個花園，花園也是非常美觀的，莓苔綠縟，有綠樹這些花，庭園也非常美觀。他下面的傭人僮婢非奉使令，亦不敢輕踏一步，下面的書僮、婢女這些傭人，如果沒有他的命令，沒有人敢輕易靠近那邊一步。這是他的外公（外祖父）。

舅氏，他的舅舅，舅氏健亭公，年十一二時，十一、二歲，乘外祖他出，他的外祖父出，他的舅舅趁雪峰先生外出的時候，他自己小孩子好奇，私往院中樹下納涼，他就跑進去，裡面樹下很涼快，應該也是夏天，在書房外面納涼。聞室內似有人行，奇怪，他外公出去不在，門都鎖著，怎麼聽到好像屋子裡面有人在走。疑外祖

已先歸，他懷疑是不是他外祖父已經提前回來了。屏息從窗隙窺之，屏息就是停止呼吸，然後從窗戶那個縫，以前那個門窗不是很密的，從那個縫偷看裡面到底是誰，是不是他外祖父回來了。看到屋子裡面，以前那個椅子都竹椅，竹椅上坐一個女子，靚妝如畫，靚就是打扮得很美麗。那個椅子對面有一個大的鏡子，鏡子高五尺，有五尺高很大。鏡中之影，乃是一狐。他從外面偷看進去，看到那個女子打扮得很漂亮，那個臉是向著鏡子，他舅父看到鏡子裡面那個影像是一隻狐狸。懼弗敢動，他很害怕都不敢動。

竊窺所為，就偷看牠到底在幹什麼？女子忽自見其影，這個女子看到鏡子現出來就是狐狸。所以她就趕快起來，繞著這個鏡子的四周圍呵之，呵之就用口吹出來那個霧氣，把鏡子用霧氣給它蓋起來。所以鏡昏如霧，口氣一吹吹吹，鏡子就一層霧，霧就看不清楚。良久歸坐，很久牠才回來再坐在那個椅子，再面對鏡子。鏡上呵跡亦漸消，鏡上牠剛才口中吐的霧氣，因為慢慢慢慢消掉了。再視其影，則亦一好女子矣，再看就不是狐狸，變成一個很漂亮的女子。被他舅父偷看看到，原來這女子是一隻狐狸，那個狐狸變成人形，變一個女子。恐為所見，躡足而歸，躡足就是那個腳輕輕的，怕被那個狐狸看到，就趕快跑了。

「後私語先姚安公。姚安公嘗為諸孫講《大學》修身章，舉是事曰：明鏡空空，故物無遁影。然一為妖氣所翳，尚失真形，況私情偏倚，先有所障者乎？」『明鏡空空』，這個鏡空空的，所以『物無遁影』，這個意思就是鏡子本來是空空的，什麼東西來它就現什麼影像，無法遁形的，什麼東西來它就現什麼相，狐狸來就現狐狸相，人來現人的相。『然一為妖氣所翳，尚失真形』。明鏡它本來空空的，什麼東西來它就現什麼相，但是被那個妖氣把它蒙蔽了，它就喪失它的真形了，它原來這個真面目也就不見了，用鏡子來

做比喻。『況私情偏倚，先有所障者乎？』這是比喻我們人心就像鏡子一樣，我們心如果像鏡子一樣，什麼是非善惡那就很清楚了。如果起心動念，起妄念就像鏡子被那個霧障蔽住了，就看錯了。

「又曰：非惟私情為障，即公心亦為障」，人有私情就是障礙我們的真心。「正人君子，為小人乘其機而反激之，其固執決裂，有轉致顛倒是非者。昔包孝肅之吏，陽為弄權之狀，而應杖之囚，反不予杖，是亦妖氣之翳鏡也。故正心誠意，必先格物致知。」這是二十五、二十六這兩段就是同樣這個公案。紀文達公也是讀書人，大學問家，讀儒書的，引用這樣的一個例子，這個公案故事，再來給我們說明。我們人的心就像鏡子一樣，如果被那個妖氣障礙住，他說尚失真形，就照不到原來的真面目，照到的是假的。如果我們人心有障礙，有私情障礙我們的真心，正人君子就變成小人，就會顛倒是非，以非為是，以是為非，顛倒是非，是非善惡他也就分不清楚。所以舉出包公這個例子，包孝肅之吏，他下面的一個官吏，弄權之狀，應該打的囚犯不打，不應該打的拼命去打，這就是顛倒是非，黑白顛倒。這些都是屬於人那個私心私情去障礙住，其實哪是是、哪是非，他這個私情去掉了，他就很清楚。就像那個鏡子一樣，你那個霧氣去掉、妖氣去掉，它就照到真形了，好像明鏡一樣。這條公案主要是告訴我們，『正心誠意，必先格物致知』，「格物致知」就是把那個妖氣去掉。我們現在的霧就是妄想煩惱，那就是霧，就如同妖怪在作怪那些霧氣一樣，去障礙明鏡。這一段二十五、二十六，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

下面原來想再講一段，這邊有幾個問題，我們就回答。因為下午這堂課邀請張亞中先生，原來是邀請他來講個閉幕詞，因為開幕詞請了幾個來賓來給我們致詞。張先生他也是很熱心這些公益，在電視上我也曾經聽他演講過。他對我們現在政府編的這個課綱，把

我們祖先中國這個歷史去掉，他也是提了公投案，但是都被駁回。實在講不可以不讀歷史，應該要讀，現在政府課綱把中國歷史去掉了，這是很不應該的。但是他提這個案又駁回來了。像我提的那個，老和尚提倡的，台灣做一個中華傳統文化的實驗地區，也是被駁回來了。本來是請他來講講話，他說他要講長一點。我說長一點，那我那節課就給你講。他大概是講一個小時。前面二十分鐘，我是想請他先看看老和尚，我們第一天看老和尚那個開示，「因果教育很重要」，先讓他了解一下老和尚講的這些理念。所以我們今天就學習到第二十六段。本來我是準備講到第二十七段，二十七段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來學習。因為這邊有五個問題，下午就沒時間回答，所以現在先給大家做個簡單的解答。下面第一個問題：

問：尊敬的悟道法師，想請問減香的處理是否恰當？

答：看怎麼減，減到多少。因為好像去年政府在提倡，我看報紙是講減香，減就是統統不可以燒香。後來，特別中南部的寺院他們就有意見，後來好像就改為減香。原來是要減香的，後來看到這麼多人反對，所以趕快說減香不是減香，原來是要減香。減香當然這個處理，是可以根據環境來斟酌處理，像現在大陸一些寺院，他們也做了減香這樣的一個做法，像上海城隍廟它是一個代表。因為台灣燒的香沒有大陸那麼多，我以前去大陸看，燒那個香都是一把這麼大把的，的確燒得太多，那個煙太濃，也不是很理想。特別我們去燒到那種化學香，那是很不好的，那個化學香人聞了都會中毒的，那是不好。所以香，它還是有一個限量，是正確的，譬如說我們上一炷香，或者上三炷香最多，不要上一把。我看那個一把，這麼大把一燒，一個人燒那麼一把，那香真的是太濃了，那是不好。如果燒的是化學香，也造成空氣污染，對人身體都不好。對人身體不好，就對人不恭敬，那你對佛菩薩，那不是更不敬嗎？我們有一

句俗話講，你要生到好兒孫，要燒好香！對不對？有沒有聽說過？你要燒好香。你上輩子燒好香，這輩子才生到這個好的兒孫。

所以這個也是給我們一個啟發，就是我們燒香要燒好香。什麼是好香？是不是要很貴的，沉香或者檀香？那個價錢都很高，一般人也燒不起。我在廬江做法會是在金剛寺，他們都是到福建去買藥草香。那藥草香便宜，但是天然的，它沒有加化學材料進去，所以燒藥草香就可以。如果有些人要買好一點的香，買沉香、檀香這一類的，當然也可以。但是普遍的，我們還是建議大家燒藥草香，現在台灣寺廟還是燒藥草香的比較多，比較傳統。以前在台灣傳統上的香都是藥草香，藥草香可以當藥的。所以小時候，我母親都是帶我們到神廟拜拜，然後用那個香灰泡開水，喝了可以治病的，以前這些香是可以的，現在也是還有這種香。這個藥草香，你點了對人身體無害，而且有幫助，對我們身體有幫助，價錢也不貴，所以建議用天然藥草香。當然我們燒那個名貴的香還是看時間的，不是我們一般都可以燒的，一般還是燒這個藥草香。減香也是需要的，如果太多了是需要有個限制。像以前上海城隍廟也是燒一大把一大把，後來現在我看，我現在到上海城隍廟去上香，廟裡面它都送你不要買，三炷，你一個人去請三炷香不要錢的，你就去上，它這個也是減香的一個做法。所以減香就是我們一炷，最多三炷香，這樣就可以，不要超過，超過燒那麼大量的，的確是不適合。所以減香的處理是可以的。下面這個問題：

問：尊敬的上悟下道法師慈悲，學生請問法師，學生有抄經習慣，但抄完後會於每月十五去附近寺廟禮拜上香，後去化金紙的金爐化掉，請問這樣如法嗎？

答：這樣就要看那個寺院，他們怎麼處理那個香灰，他是亂丟，還是有妥善處理。像印光大師講的，你要用乾淨的布袋把它裝起

來，埋在乾淨的土下面，不要隨便人家腳去踏、去踩，比較深山的。如果在水裡面，大海是最好的，或者是大江、大河，沉在那個當中，那個要請漁船了。最好是這樣處理，如果廟裡面他們有這樣妥善處理是可以的，你去了解一下。下面這個問題：

問：尊敬的悟道法師、周老師，請問老師們，若自己的好友或任何人，向自己說別人是非時，我們應該如何存心？

答：念佛就好了。有的人他要講這個、講那個，你也沒有辦法把他的嘴巴封起來，你就是心裡默念佛號給他迴向，這樣就可以了；你就不要去捲入那些是非，因為是非愈說就愈複雜。如果我們跟他講的那些是非沒有關係，我們也不必要去捲入在裡面，去談論那些。是非，實在講現在人會說是非嗎？我看要說是非的人也不容易。要說是非的人，他首先要懂得什麼是是、什麼是非，現代人很多是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他說什麼是非？亂說。我們台灣第四台，有一個電視台的節目叫「全民亂講」。我聽聽這個也沒錯，是真的亂講，而且還不是一個人、二個人講，是全民亂講。為什麼亂講？因為他不懂什麼叫是非，是非善惡他分不清楚。如果你沒有讀聖賢書，你怎麼懂得什麼是是、什麼是非？以前，我早年在圖書館，人家說說是非、說是非，後來我想一想，真的會說是非嗎？如果你會說是非的人，那也是要根據佛菩薩的經典、聖賢的經典來說才會正確。是就是對的，非就是不對的，譬如說佛在經典給我們講，不殺生是是，殺生是非，佛才能講是非。如果我們沒有讀佛經，沒有讀聖賢書，你會講是非嗎？可能是亂講，不是在講是非。

所以一般說是非就是說別人的不是，他不對的地方。自己說別人是非，這看情況，看有沒有意義，如果沒有意義，你一直講別人的不好，對自己有什麼好處？對自己也沒有好處，自己也造口業。他做錯了事情，是他的事情，我們講了那麼多，我們造口業，對自

己沒好處，唯有壞處，那就沒有必要了。如果講是非，你是要幫人家認識什麼是對、什麼是錯的，你是為了幫助人，這樣才能講。一般講是非，一般就是說自己的學生或什麼，有時候老師他會講某某人，那些什麼事情對或錯，他是在教學。所以以前早期，老和尚他早餐開示給我們講，講到某某人，我們就錄音機要錄了。你錄我就不講了，我不講你們就學不到東西。這個很厲害的，現在有錄影更厲害，現在講了把我拿出去，那不就變成真的是是非了。所以他是在內部，出了這個門就不再講了，他是在教你。別人的對或錯都是我們的善知識，人家錯的，你知道那是錯的，你就避免跟他犯同樣的錯誤；別人是對的，你要向他學習，對跟錯都是我們善知識。所以老師他是教學，他不是講是非，而是把那些做得對的或錯的，看作我們的善知識來學習。所以你如果別人說是非怎麼存心？就是我們聽他講有沒有道理，有道理的我們接受，沒道理你就不放在心上，念佛就好。下面這個問題：

問：尊敬的周老師，尊敬的悟道法師，在大學或各級學校推廣傳統文（可能是文化，少一個字），可從哪部或哪幾部經典著手？

答：現在我們老和尚是提倡三個根，儒家的《弟子規》，道家的《感應篇》，佛家的《十善業道經》，可從這些經典下手。還有這次周老師講的《常禮舉要》、《群書治要》，這些都是老和尚提倡的；另外現在有《聖學根之根》，那個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要讀的書很多，像《了凡四訓》、《安士全書》，這些也都可以去讀的。傳統文化它是普世教育，就是倫理、道德、因果，這些經典我們都需要來學習、來讀誦。以上這幾部，我們是要去讀誦受持的典籍。下面這個問題，有兩個問題：

問：想請問師父，身處於組織內，如辦公室、公司分組或學校的時候，為什麼我能感受到上位或領導者，使用著一些權術，或心

理技巧控制著下屬？若下屬一直忍讓，會一直被欺負。

答：這個周老師昨天都回答過了，他欺負我們，就上輩子我們欺負他，所以現在換他來欺負我們。你了解這個因果就是還債。他為什麼不去欺負別人？怎麼偏偏我們碰到？這個都不是偶然的。如果你遇到一個像孔先生算命這麼準的人，你會被誰欺負，什麼時候被欺負，怎麼樣被欺負都可以算出來的。算出來你就知道，上輩子你是怎麼欺負他的，因為你欺負他的時候你忘記了，所以你明瞭三世因果你就心平氣和了。這個因果，你看唐朝人寫的《太平廣記》，那是講因果的，還有《冥報記》，你看了之後就知道，這個世間都是三世因果，六道輪迴的。還有《安士全書》，你多看看，你就知道了。

問：第二，為什麼世俗人會對有錢、有地位者比較恭敬，而對需要幫助者，孩子、病者不這麼有愛心？

答：因為他沒有學傳統文化，學了他就不會這樣。所以勸他來學傳統文化，他就不會這樣，他就會對需要幫助的人有愛心。特別是了解因果，他知道去做這些善事，他將來會有好報，他就很樂意去做。不了解這個因果，他說我做這個有什麼好處？他不肯幹。

問題解答到這裡，時間也到了，我們這節課就到此圓滿。這次悟道跟大家講的課也就到這裡圓滿。原來我是多周老師一堂課十一堂，周老師十堂，下午我一堂讓給張亞中先生來講，這樣剛好各十堂。十就是圓滿，《華嚴經》十代表圓滿。感謝大家！